

## 〈一棵長滿眼淚的樹是什麼樣子〉

哈波掛掉電話，不知道下一次再跟媽媽講話會是什麼時候，只知道眼前的澳洲天空很藍，雲都不動。哈波跟媽媽約定，回台灣後兩個人要再一起去玩，一起走走的日子很好。兩人聊起金山沿途海岸線的藍。南投山上，樹木入天的路，彎彎曲曲沒有盡頭，如果可以在山裡繞整天不出來，也是一種幸福。媽媽又說到以前到不知名的公園裡，兩人躺在草皮上，讓蒲公英在眼前飛過，向蒲公英許願帶給上天。哈波答應媽媽，回去以後這些地方都會再跑一次。「台灣跟澳洲一樣的地方就是風景不用錢。」哈波告訴媽媽。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日子裡，能開車到處繞繞就到處去。哈波喜歡載人上路。在這段期間裡，他將風景拍照下來，傳給媽媽看，取代無法親自帶著媽媽出遊的遺憾。

哈波是個好人，像白果一樣的好人。

農場生活單純，根本就是一項為他而生的產業，哈波甚至想過乾脆學種菜，當青年農夫，開觀光農場，然後媽媽可以在旁邊種個小花園，在裡面對著花草說說話。同事們聽到哈波的夢想總笑他傻，但也喜歡他的可愛，雖然很多時候分不清他們是因為哈波免費載他們回家，還是真的覺得他就是個傻好人？總之，哈波是這麼相信著。

對於打工度假的人來說，上下班搭順風車要收車資，其實很尋常，只是收多少的差別。哈波這種喜歡載人，不收錢的行為，反倒顯得突兀。第一次受到這樣「方便」的背包客總是又驚又喜：「真的假的？也太好了吧，還是我們多少給你一點？」除了哈波以外，在場的人都知道，這些疑問，只是問問，但對哈波來說，車上有人陪伴，就是一種安全感的存在，有沒有收錢也沒有那麼重要。有時會有一些人看不過去，提醒哈波要懂得保護自己，不要被騙。「反正我又採不快，載快手，變快手。」哈波說。通常這樣講會讓那些仗義的人有氣無力地說：「好吧。」事實上農場裡，速度會決定很多事情，不僅僅是薪資，還有人緣，大家會找速度快的 picker 搭話，時間一久就會形成幾個人際關係的圈子，一起行動。通常快手跟快手比較容易熟識，畢竟速度一樣，工作進棚的時間也都差不多。在農場裡的階級就這樣產生出來，管理者，快手，中手，慢手。如果要打破階級，一是讓自己變快，二是有值得別人依賴的條件，就像擁有車，很多時候也會獲得旁人關注。

哈波在覆盆莓農場做採手 (picker)，剛開始學習的時候要會辨果——太成熟深紅色的，不要採，長得完整淡白色的白果也不要採，粉嫩粉嫩的果最好。其實說來簡單但真要用肉眼或手感判斷，就讓哈波耗了不少時間，最後他這麼想，紅色危險像血，白色單純，手髒別碰，粉嫩的果像女孩的臉頰，要輕輕柔柔地摸下來，甚至為此想了一套口訣：「紅色會死、白色會髒、粉嫩會賺。」前一個月他幾乎是一邊採果，一邊反覆默念。picker 日子沒有這麼容易，學會辨果之後，下一步就是確保採下來的果，一直到包裝檢查過關，都能通過，才算賺到錢。起先哈波傻呼，什麼工具都備不齊—

——主因跟英文程度不好有關——東湊西借就進棚採果。蜜蜂、飛蠅都算小事，覆盆莓莖上有刺，進樹叢沒多久，除了保護果的手心沒事以外，手背、手臂都像車禍現場，滲血刮傷都是正常。後來有人看他可憐，借他裝備，他才保住一雙手臂的原貌，但手背無可避免又曬又傷，不用多久就已經生出厚皮，當然也脫換不少皮。哈波慶幸跟媽媽視訊電話時不會看到手背，以免她過度擔心睡不著。

採果時他最喜歡看到白果——大家都說是黃金果，陽光透過精白的覆盆莓會有微微的鵝黃色，又很稀少好吃，所以大家稱為黃金——一顆一顆白果倒掛在樹上，很像一棵掛滿水晶的樹。每天報到前，他常常趁沒有人看見的時候，找一顆形狀最完美的，收在籃子裡。哈波認為如果上工前能夠遇見一顆水晶，那麼一整天的「氣」就會非常順利。他相信「氣」，一種近乎運勢、也像是心情的形容，氣順了，所有事情都會順。如果一切按照計畫，他希望每天都能賺一百澳以上，這樣一年過後，就能擁有一筆豐厚的積蓄返家。

當初就是開出支票，跟姐姐談判照顧媽媽一年，換他去賺錢，回來之後就一輩子跟媽媽安穩的生活。除此之外他也對媽媽開支票，回來會娶個老婆成家立業。這才讓事業女強人姐姐與憂鬱症媽媽多年後再度共處一室。這些年下來，姐姐在外頭賺錢養家，很少回來，每次都說在忙，但看著姐姐臉書打卡的照片，都是美食、景點，哈波不明白在忙什麼，似乎有錢寄回來就是很忙的鐵證。哈波專科畢業後顧家，在家裡，媽媽有問不完的問題：「爸爸什麼時候回來？你媽媽去哪裡了？我的女兒呢？我要回家，什麼時候帶我回家？」……周而復始，周而復始。起先哈波不耐煩，這樣的悶在青少年時期被憋得躁動。看著身邊的同學畢業後發揮所長，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成就，得到多少女生青睞，這樣的訊息，常常是媽媽在家裡某個角落發出聲音，他就滑開螢幕，連回應都沒有時間，就去看看媽媽又怎麼了；更不用說幾次同學的邀請，上山夜衝，慶生海灘派對，同學會……他想，任何一個歡樂現場，都沒有人會想邀請一個憂鬱症家長。最後連他的生日都沒有人記得。就在那一天，他出門買飯給媽媽吃，順路買了一個蛋糕給自己，但一回家就被一連串的問題轟炸：「你要慶祝什麼？你媽媽做了這種事你還開心得起來？就是你害的，你爸都不回來！他們去哪？他們去哪？」最後那塊蛋糕被砸在牆上。當晚哈波站在熟睡的媽媽身邊，手中的枕頭止不住顫抖，眼前一片黑只看見媽媽躺在那，哈波向前伸長手臂，就在靠近媽媽鼻樑時，他把手縮回來了，將頭埋進枕頭，也把眼淚、尖叫、憤怒、懦弱……全埋進去。

媽媽被吵醒，起身輕聲地說：「不怕不怕，媽媽抱你睡，嬰仔嬰嬰睏，一眠大幾吋……寶寶睡……快快睡……」哈波在媽媽懷裡哭得更厲害，也分不清為什麼哭。那一夜過後哈波什麼都不記得，唯一改變的是，每當媽媽情緒激動的時候哈波唱這首歌，一切就會緩緩地跟著旋律靜下來像睡著一樣。

「嬰仔嬰嬰睏，一眠大幾吋……寶寶睡……快快睡……」

在澳洲幾個失眠的夜裡，他輕輕哼著這首歌。他從來沒有想要追究過去，到底爸爸跟媽媽跟「他的媽媽」之間究竟發生什麼事，他沒有問，也不知道。對他而言，兒子好像就應該要照顧媽媽，不管是誰的媽媽。

學會開車以後，他第一趟上路就是帶著媽媽出門，開家裡那台姐姐汰換的二手喜美。那一天他記得天空很藍，風很涼，很像現在澳洲的氣候一樣。在澳洲他可以不用管太多，即便姊姊的抱怨訊息沒有斷過，但這一年是他逆轉的關鍵，為了這個理想，他可以忍耐。他想帶著第一桶金回去做點小生意，娶個老婆，沒事就帶媽媽到處走走，一切穩定的生活就像澳洲一樣，上工、賺錢，睡覺，周而復始，就這麼簡單。

通常 picker 天暗前會下工，所以大家走往停車場的路上，影子總被夕陽拉得很長，哈波的影子總是跳動的，他整路笑著跳著，偶爾會唱唱歌。但是季節正盛的時候，常常延遲下班，整片天跟路黑成一塊，大家用手機光源照出小小的光圈，像探險一樣。現在正是 High Season，哈波常常等 supervisor——在澳洲通常是管理 picker 以及協調公司的工頭——將大家的資料 key 進電腦，往往都是天黑。哈波會等到最後一個要搭順風車的人上車，才會離開。雖然無法伴著夕陽唱歌，但他仍可以看著星星發呆。他總是等著流星出現，甚至為此練習了很久，練習用一秒講完賺大錢回台灣娶老婆，媽媽身體健康的願望。可是當流星出現的時候，他總是啊地一聲就錯過了。今晚他忍住驚奇已經開口說話了，卻被剛從辦公室走出來的 supervisor 喊了一聲而打斷，這次不是短促的遺憾，而是長長的：「啊——」。supervisor 理解哈波為何張著嘴叫不停後，只一股腦地笑著，而其他搭便車的人也笑，最後哈波見大家笑成一團，也跟著笑了。

搭哈波便車的人都知道，回家前哈波會到處繞繞，今晚也不例外，不知是否因為先前的笑鬧，大家格外放鬆。今晚是眾人第一次聽哈波講起他的家庭。他說喜歡開車載人是因為媽媽的緣故，總認為車上有另一個人是安全的。談起與姊姊多年來的分工以及父親是怎麼「拋妻棄子」帶著別人口中的第三者，也是他的親生媽媽離家……這些其他人沒有經歷過而感到驚愕的生活，在他口中講來輕鬆，就像說著今天哪一區的莓果比較好，哪一條田埂又看到了什麼動物。

農場的大家喜歡討論看到什麼動物，這為單調的生活帶來一點驚奇。農場有強韌巨大的蜘蛛網，如果撞上了大家喜稱敷面膜；也有叫聲淒厲的蚊子，據說被叮咬後會局部腫大、長膿包。哈波曾經被咬過，在大腿留下一塊疤痕，主因不是叮咬，而是他耐不住癢。哈波從這個疤痕又提到了自己的過去，在農場留下的疤痕旁邊，有另一個疤，發生在他小時候。爸爸離開那陣子，媽媽本來想喝硫酸自殺，卻意外潑到哈波身上，是他的哭聲將媽媽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，哈波呵呵笑，說自己的悲劇拯救了媽媽的悲劇，旁人卻笑不出來。supervisor 提起近日疑似出現蛇，眾人才又一陣喧嘩蓋過了尷尬。supervisor 提醒可能是喜歡吃老鼠的東部棕蛇，有毒，豈料哈波認為可以清

除鼠患真是好事，大家笑他搞不清楚重點，才又從哈波的過去聊回現在的農場生活。快到 **supervisor** 家之前，車上的大家又被提醒了一遍：「小心蟲害，想要賺錢就採乾淨一點。」「Yes——」大家無奈地同聲應和。

首站讓 **supervisor** 回家後，一行人像解禁般，講到一些農場的管理問題，又是一波高潮，大夥聊著日常就如同以往開著車，打著燈，看著路上的車燈閃呀閃，只是不知道究竟錯了什麼，撞上一輛也載著人的機車。哈波訝異為什麼眼前景象不斷放大、放慢，擋風玻璃看出去的機車騎士，在空中旋轉，手的擺動像他平常下班那樣亂甩。他頭腦感覺很脹，同車有人叫出聲來，聲波也跟著拉長，在他耳裡不斷迴旋，跟著機車在馬路上轉了幾圈，哈波看著看著，整個世界也旋轉起來，再回過神他就已經在警車上了。他不知道對方駕駛人是不是也跟他一樣喜歡載人？他不知道如果今天再多等一下，會不會看到第二顆流星？他也不知道，這個時間點打電話給媽媽會不會接？又或者姐姐可以告訴他，現在需要做些什麼。哈波不知道可以說些什麼讓自己好過一些，有許多話哽在喉頭，有一口氣卡在裡邊不出來，他只能勉強擠出 **Sorry……Sorry……Sorry……**

接下來有太多未知，如同意外一樣撞上哈波，每一個需要解開的疑惑都帶給他莫大的衝擊。車上一群人的英文單字對不上警察問的問題，哈波只能看著警察，在警察說：「Yes？」後回答一樣的答案，最後落下一個危險駕駛的標籤。救護車在夜裡閃著刺眼的光駛來，還來不及對載走的騎車騎士說到關心的話。實際上哈波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口，又羞於開口：「How are you？」過了一天後，農場發生大事，樹叢間的蟲害蔓延開來，「霾害很嚴重，自己注意。」經理集合時對大家說。偷聽到快手解釋哈波才知道什麼叫做霾害。樹叢覆蓋上一層像蜘蛛網的紗，上面有一小點一小點白白的顆粒是卵，霧濛濛像是雪飄落在上面。有時候會有一些蒲公英長在旁邊——澳洲感覺什麼都大，連蒲公英都特別高——黏到霾害上，樹就變得毛絨絨的，哈波其實覺得很美，但只要 **picker** 沾到一點，就可能跟著移動到下一株樹叢，非常麻煩，所以即便裡面結實纍纍，也會整叢甚至整棚略過。哈波覺得自己就像霾害，被那些昨天載過的人忽略，他無法理解是因為霾害導致大家無心互動，還是無法協助處理意外，或是因為他撞了人？前天被他載的同事只是拍拍肩加油打氣，轉頭就採起果來，整天沒再說過第二句話。哈波問一些同事可否請假，跟他去警局幫忙翻譯，也都換來霾害當前，無法排休的結果。大家幾乎都會皺著眉頭，最後再用一貫的語氣說加油，哈波看著他們嘴角擠出來的笑容，卻怎麼也笑不出來。他問了許多人，最後是當晚笑他最久的 **supervisor** 告訴他：「不管怎樣，先存錢，要請律師，要緩刑都可以應付。出庭沒關係，你來上班我偷渡你出去，還是要打卡領錢。」**supervisor** 板起臉要哈波上班，在許多麻煩以及疑問纏上哈波時，**supervisor** 的關心就是線頭，讓他從糾結的混亂裡抽出一條活路來，站在 **supervisor** 前，哈波低著頭，眼淚停不下來。

哈波更努力上班，賣力地採果，他知道只有這樣才對得起 **supervisor**，也只有這

樣開給媽媽和姊姊的支票才能兌現。

第一次開庭的整個過程裡，他腦中不斷重複各種佛號求天保佑，許多專有名詞與英文即便他努力聽也無法理解。他看著律師，律師也只是嘆氣。律師建議需要上訴更高層級的法庭，那表示要花更多錢，哈波不敢看律師，最後只約定如果要繼續抗辯，後天到辦公室討論，哈波花了快一小時才送出請假簡訊。後來他試圖去警局修改當初訂下的罪名，但失敗。他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慰問機車騎士，所有事情全都攪和在一起，一條嵌著一條，一件連著一件。他已無力去思考是否申請第二年的簽證，留下賺錢，也無法計算，究竟有多少脫身的機率。這天他走到家附近的湖邊時，打視訊電話給媽媽，告訴她天空很藍，湖很漂亮，回台灣會帶媽媽去玩，要媽媽等他，接著他騙媽媽要上班了，所以要掛掉電話，這是他來澳洲半年多，講最短的一次。「要活下去喔。」掛電話前媽媽無來由說了一句。他無法預期能不能好好活著？至少他知道現在不是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拍照傳給媽媽？他只知道眼前的天空糊成一片水水的，藍藍的。

那天之後，哈波振作起來，他知道沒有太多時間悲傷，讓自己趕緊回到軌道，加速實踐理想，解決難關，才是回家的路。哈波的速度變快了，快手們紛紛料想得到緣由，也過來跟他說話。supervisor 樂見其成，持續鼓勵他。農場有一些人聽說了哈波的故事，偶爾在他放莓果的籃子裡會多上幾盒。起先他還傻氣地問：「誰放錯了？」大家不約而同回他：「有錢賺，你拿就對了！」哈波就只摸摸頭傻笑著。哈波是個好人，大家真的這麼認為。同車的 picker 跟他道歉，不該畏懼、擔心需要分擔費用而噤聲，哈波笑著回：「是我撞的人又不是你們，不要怕啦！」不少人都紛紛向他伸出援手，哈波覺得一切彷彿都回到以前一樣，一起笑一起說話，做什麼都可以一起，他再度想起自己的人生小哲理：「氣順了，一切就順了。」採果的路上就算跪在石子地上疼了膝蓋，就算樹上的刺刮了手，哈波也覺得不怕。

他帶著這些慢慢改變的事情，又開始哼起歌來。有天翻著樹叢找著果，突然手上一陣痛，他把手縮了回來，污漬、傷口滿佈的手看不出個所以然，他也不以為意，又繼續翻樹找果，豈料一條蛇就順著手衝上來，纏上他的脖子，哈波一時沒站穩，往旁邊踉蹌，抓著樹叢。一條、兩條、好幾條蛇跟著衝出來，哈波被咬了幾下，蛇往他身上纏成一塊。哈波眼前的視線漸漸模糊，他跪了下來，意識尚存的他知道發生什麼事。那個當下，他好像看見媽媽站在眼前，身後棚子外的天還是很藍，前方飄過一陣蒲公英，哈波想伸手抓，想起身，想帶眼前的媽媽去走走，但無法，他就是直直看著前方，喉嚨被纏得死緊。他努力想說出話，想起多年前那個晚上，媽媽的擁抱是那麼溫暖，這些日子以來，哈波一直想跟媽媽說對不起，但話始終沒能說出口。他眼角餘光彷彿瞄見一顆晶瑩剔透的白果，想摘下來送給媽媽，但手卻一陣麻，有一道聲音從他的聲帶發出來：「嬰仔嬰嬰困……一眠大……一吋……」

農場是勞力活，重視大家的身體狀況。天氣炎熱時會有休息規定，要大家停下手邊的工作出來喝水。現在的季節正值夏天，休息時間到了，其他 picker 放下工具出棚，卻遲遲不見哈波的身影，有人想要偷偷去送果給哈波才發現他沒有休息。supervisor 循著紀錄本，找到哈波的田路進去看他，可想而知，supervisor 的尖叫聲招集了大家，眾人衝進來，看見哈波旁邊的樹叢底下，有一堆盤根錯節的蛇窩，而他身上有幾條蛇纏著。眾人緊急用各種方式處理，大家把哈波運出送醫，即便大家都知道些什麼，但沒有人出聲，就是帶著哈波離開農場，載他上路。

隨後，救援隊來了，糾纏盤繞的蛇窩被清除，就在哈波倒下的地方，有一整顆長滿白果的覆盆莓樹，一顆一顆掛在樹上，幾近透明。